

回首來時路

立法院問政歲月（五）

● 王德箴（曾任大學教授、立法委員）

應邀講學深有領悟

我在競選立法委員以前，原在政治大學教書。當選後仍願有教學相長的機會。一九五〇年東吳大學奉准在台復校。同寅邱漢平委員主持，他約我去教英文，我高興地滿口答應。東吳那時稱補習班，後升格為法學院，再升格為文理學院，終得正名為大學。我在該校按規定教四小時課。初教基本英文，後改為長篇小說。一九六九年東吳設文化班，發給外籍學生學位，我被聘講中國文學，我的講授方法是把中國文學分為詩歌、散文（包括駢體）、小說及戲劇四類分別作連貫性的敘述，不為朝代所打斷，學生們易於有整體的領悟。

五十五年春，台大黃瓊玖教授來告訴我，懇切的說美國在台教育基金會（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劉崇鉉理事長擬請我去美國教一年書，如我願意，可去領取表格申請。我和先生商量，認為這不僅可以增加教書經驗，並可藉機宣傳中國文化，他於是勉強

同意。我即去拜候劉理事長，得知此計劃是根據美國國會所通過的「傅爾布萊海思法案」（Fulbright Hays Act），旨在推廣各國文

化交流，其方法是：每年由四所亞洲大學，每所推荐一位學者，經基金會邀請到美國由主持此法案之機構所指定之四所大學，輪流教授本國文化。每人授課半學期（八週），四校輪轉，那年主持交換學者小組（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ersons）的主任是紐約州立水牛城大學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教育系教授格蘭先生（Dr. Burvil Glenn）。按表格、申請人需有三封推薦信，第一封我自然請黃瓊玖教授寫。第二封我請了東海大學會約農校長、第三封我試試請葉公超大使。當我徵求他同意時，沒料他很瀟灑的說：「明早我到你家來寫好了。」他如此有義氣，使我非常佩服！翌晨十時，他果然來了。進門就說：「我口述你寫好了。」我連忙取出打字機，夾了許多錯字（我不精於打字），匆匆打就。他看了一遍，改了幾個字，起身就走，連奉茶都

未來得及，這就是公超戲劇化的個性。

一首詩紀念葉公超

葉公超待人誠摯，處事明快，令人感念難忘，公超逝世後，我曾寫了七言長詩一首追念他：嶺南儒宗家世長，少著文名氣軒昂。鵬鳥豈徒棲絳帳（初任教北大等校），一朝拜命列朝堂（一九四六年供職外交部，一九四九年任外交部長）。亂世外交誠艱苦，宣勤德威使四方。勝國不能簽和約（抗日勝利，我國竟未被邀請簽署舊金山和約），惟求防禦固金湯（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折衝樽俎逞機智，叱咤風雲若疆場。書生報國逢際會，動績遠播姓字香。春風得意駐華府（一九五八年任駐美大使），雙橡園中迎賢主，航籌交錯盡管輿。縱橫議論博今古。我適講學來美京，相逢話舊慰平生，最是挑燈玩墨寶，揮毫一幅見高情（與朱撫松公使伉儷應邀至官邸書房，品香茗，賞字畫金石，興起，承作墨蘭一幅相贈）。無端忽奉綸音召，襄贊中樞圖寸效。夢裡繁華逐

水流，聊憑書畫寄吟嘯。勁竹幽蘭寫胸襟，一杯在手足歡笑。長才坐廢任狂狷，天下英雄肝膽照。老去孤懷年復年，心境蕭瑟病纏綿。往時豪邁今何在，人身那比金石堅。病榻輾轉思親友，尤念玉樓未完篇。恨我疏闊少慰藉，再謀一面竟無緣。靈幃感傷傷無已，多采多姿只如此。生前天下廣交遊，死後知君人有幾。

那次申請的還有二位先生，姓名已不記得，基金會排定一天下午個別約談，主持發問者為哈佛名教授哈道沃 (Prof. Highlower)，次為南加州大學中國通教授吳克 (Prof. Walker，後任美駐韓大使)。哈教授首先發言，他說：「你們前任大使葉公超先生寫了強有力的推薦書，想必你是位高才。」接著吳克教授問我許多教書經驗，也出了許多難題。例如他說：「如果你到一個學校不准發講義，課室又無黑板，那你怎麼辦？」我不記得我是如何回答的。反正兩天後，基金會通知我被邀請了。九月一日我向立法院新會期報到。並向東吳大學辦理停薪留職一年，四日早搭華航班機逕飛紐約州水牛城，聯絡人格蘭教授來接，並送往預先租好之房間。

雲遊美國四大學府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是我教課的第一站，時間排在每週四下午二至五時，學生二十餘人，多為中學教師及研究生，為配合八週時間，我將教材分為八個講題：中國地

理、中國歷史、政府組織、教育制度、文學、哲學與宗教、藝術以及國劇，講述用座談方式。每堂我先分發一大綱，按綱目講述，學生筆記。然後學生發問，我再解答，空氣輕鬆融洽，格蘭教授每堂都來聽講，有時也參加討論。後來我又向政府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借來錄影帶，於講述繪畫、書法及國劇等時，配合放映。又索取許多活頁，如孔子畫像等，介紹中國文化，分發給學生，他們非常愛看。在校中我參加各種活動，如討論靈魂學之演講，我也去聽，也會在名為光譜 (Spectrum) 的小型報紙上發表短文，十月中還曾應邀到弗德瑞大學 (Fredonia University of Buffalo) 講述中國文學。

十一月中旬，我到了第二所學校——林登木學院 (Lindenwood College)，是個女校，負責招待我的是位歷史系教授，姓克來分加 (Dr. Homer Clevenger) 她為人謙和，為我在學校對面一所房子租了樓上兩間，一間是臥室，一間供起坐，房東是兩位獨身姊妹，全日在外工作，早出晚歸，見面機會不多。只有逢到感恩節等假日，她們請我吃頓晚餐。倒是校方有四位女舍監，和我很談得來。她們都是孀居，但裝飾非常高雅。我有時和她們打打橋牌、聊聊天，有時她們幫我織毛衣，很不寂寞。從她們口中我知道上半學期執教的是位來自尼泊爾的教授，我的繼任是位日本人。林登木是個小型女校，無研究院，在那裡是用一般大學上課方式，每週三次，

每次兩小時。講課依舊分八類，每週講完一個題目。開學第一天，我向紐約新聞局分處借來「認識中國」紀錄影片，詳細介紹台灣各方面之進步，使學生對我國有全盤性的初步了解。後來每講一個題目，盡量放映借來的錄影帶，配合講解，學生約三十幾位，還能專心聽課。八週完畢，我也出試題，答案成績，都在B等以上。

林登木女校位於密蘇里州之聖查禮城 (St. Charles) 教書餘暇，我會到附近漢尼泊 (Hannibal) 參觀小說家馬可吐溫 (Mark Twain) 的故居，親睹「湯姆歷險記」(Tom Sawyer) 故事之背景。我也應邀到聖路易士 (St. Louis) 城參觀考察幾所大學。

和周書楷暢談往事

聖誕節假期，我飛到紐約，下榻二舍弟澄清家，正在約翰賀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讀博士的大兒子王子仁及正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讀博士的二兒子王子俠分別自美國及加拿大飛來，母子三人，在二弟家度過快樂的聖誕夜，後幾天劉楷大使和薛毓麒公使還請我們在聯合國餐廳吃了頓豐盛的午餐。新年除夕，子仁開車，同去華府赴周書楷大使的晚宴，熱鬧非凡。周書楷和我是中大同學，他曾任外交部長，我們在宴會中暢談往事，談到老校長郭秉文 (東南大學時期) 旅美致力中美文化交流，創辦華美協進社的許多

掌故趣談，至為愉快。元月二日，各返崗位，我到林登木學院出了試題，評了分數，就乘公車去第三所學校報到。第三校名克文思達登 (Culvin — Stockton) 在米蘇里州一個名為廣東 (Canton) 的小城，原屬教會所辦，後改今名，為一男女合校的學院，地臨高坡，景色幽美，聯絡人史卜瑞 (John Sparty) 是歷史系教授，體格高大，風度豪爽，很容易相處，他因自問對中國毫無了解，特請圖書館林廣實主任為副聯絡人。林廣實籍廣東，父為國大代表。他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後來此校工作。據他說在應徵時，校方問他為什麼看中此校。他答稱因學校地址「廣東」是他老家，校方覺得他很幽默，就請他到圖書館工作。他已娶妻子，夫婦很好客，時常燉枸杞雞湯請我吃飯。我的辦公桌就安放在圖書館內。上下課前，他時常煮咖啡招待我，順便聊些國內問題，那校還有一位姓周的中國女生，她也時常到林廣實家。我有什麼事，她都來幫忙。所以我在那校精神最愉快，參加的活動也最多，我曾被邀在平日禮拜時演講，並出席美國大學婦女聯誼會在西敏尼特 (Westminster) 舉行之晚會，校方有一小型刊物「觀念」(Concept) 特載出我所寫的「中國之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並登出我的照片。聖路易市的電台會請我前去訪問，並即席問答各種問題，我算標得了一些經驗，我回台後，曾約林廣實午餐，那時他已棄教職而經商。

我在克校上課方式及方法，一如在林登木，每週三次，點名上課，學生卅餘人，女生較多，有些筆記寫得特別好，幾位同學都誇讚，我講的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部分，她們說「真希望有錄音帶錄下來」。其餘最令學生感到興趣的是錄影帶所放映的中國書法及繪畫。他們覺得中國形聲字的形成很有意義。我在該校可謂最成功，學生對我很有感情，臨別時好幾位贈我小說留念。

最後一所學校是在米西根州快樂山頭 (Mount Pleasant) 的中米西根大學 (Central Michigan U.) 該校所派的聯絡人容瑞其 (Dr. Richard Wyszong) 聽起來很像中國姓，其人思想稍偏左，對我國文化無了解，也無興趣，對我也比較冷淡，我只和他每天中午在教授餐廳午餐時見面，但我生日那天，他倒也請了我一次。我在那校仍是每週三堂，仍借新聞局錄影帶隨堂放映，學生約二十人，還很用功。半學期結束，六月初赴華府出席傅爾布萊海思會議 (Fulbright — Hays) 共八十一位來自二十九個國家的學者參加，濟濟一堂，頗感愉快。後來我被寄贈一張獎狀。(U.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會畢之次日，我即束裝返台，現在不知道這個講學計劃是否還繼續。

赴櫻美林女校講學

我第二次出國講學是在民國七十四年，

地點是日本櫻美林女校，講題是「中國國劇」關於這次應邀，有點小曲折，本來在七十二年馬樹禮任駐日代表時，他有意邀我訪日，講述中國國劇，並說我可以用英文講，他除試洽聽講之學校或社團外，還可以私人邀請日本知名之士以座談方式與我討論中國文學等。我聽了十分興奮，立刻一口答應。過幾天就收到日本日華文化協會會長宇野精一的邀請函，我即積極準備國劇英語講稿，一切原無問題。不料有一天遇見李志鵬委員，堅邀我參加他率領的歐美考察團，我就將赴日演講延後一年，更不料次年馬樹禮即奉調回國，任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派毛松年接任駐日代表，東京辦事處忙於交接，我不便查詢我赴日之事。直到七月初才接到駐日代表處文化組通知，說邀請照舊，但未提聽講對象，我即決定七月八日前往，行前三日，駐日林副代表金莖來台北，我在馬樹禮邀宴席上和他見面。他表示演講有困難，因為大多日本人聽不懂英語或華語，只有請翻譯，我聽了大失所望，馬樹禮已離開東京，請中國通的知名人士座談事頓成泡影。臨時只好把寫就的英語講稿改成中文，同時，依然攜帶向台視公司國劇社借來的行頭及道具，按期搭中華班機赴東京。抵羽田機場時，亞東關係協會總務組陳課長及李小姐來接，任電務員之友人鄭錦德攜女在機場歡迎，當驅車至王子飯店，文化組楊秋雄組長在大廳等候，略事休息，即偕觀附近之東京鐵塔

及增上寺，並承邀至楓林小館食小籠包，王子飯店氣派豪華，右邊小徑有露天小飲部，遍懸五彩燈籠。步行歸來，光彩繽紛，特別美麗。九日晨七時許楊秋雄組長來共早餐，詳談演講節目。始知日華文化協會前身爲「日華民族文化協會」六十一年中日斷交，日本有識之士在政界成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在文化界則恢復「日華民族文化協會」以日本「筆會」及研究漢學之「斯文會」爲基礎，集合各方面文化人士五百餘人，於六十二年四月七日成立。由宇野精一任會長，北條誠任理事長，推動各項活動，如舉辦文物展覽以及邀我文化團赴日演講等，不幸三年後北條逝世，業務不振，乃易名爲「日華文化協會」仍由宇野氏任會長。宇野氏係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時任二松學舍大學教授及東大名譽教授，數度訪華，對我國極友善。

至於此次我之講學，楊秋雄組長稱學校適值放暑假，故只有兩個多小時給我講國劇，完畢學生們即束裝返里，我覺得時間既如此迫促，是否還能找人翻譯很成問題，只好臨時視情形而定。時間是由校方——櫻美林學院排定，在七月十日下午。

我還有一天半時間可以訪友、觀光。楊秋雄組長去後，有位王小姐持車來同到銀座觀光，中午應毛松年代表午宴，下午仍由王小姐偕觀皇宮外景，宮內則不對外開放。

純粹日式，客人坐榻榻米上，餐桌成半月形，廚師當面料理，菜肴十餘色，大多是一甜不辣——烹調，惜乎我不能吃生蝦及生魚片，引爲憾事。林寬子原爲日本最負盛名之寶塚歌舞團團員，又爲電影明星，時任國會文教委員會委員長。雍容華麗，善英語，有辯才，數年前她訪台北時，曾謀一面，故此大可說舊友重逢。她曾垂問我國婦女從政及就業情形，並談及歌劇之演出，我皆解答，並反問日本歌劇中是否仍全屬男性扮演，她答「仍舊」，可見日本比我國保守。

因知我喜愛歌劇，是晚她特請有日本梅蘭芳之稱的卡卜其(Kobori)名伶中村歌右門參加晚宴，當我與林副代表步入餐廳前，該伶手捧一方用布包好一份禮物跪坐於榻榻米旁，身穿黑色和服，面目清秀，安靜沉默，一望即知其必飾女性角色，林副代表語我可以請他來台獻藝。他稱秋間將忙於演出，隔年春天三月，可能有暇，我回台後曾與有關方面談及邀請事，因顧到聽眾或有困難而作罷，臨別時，彼所包之禮物原係鏡框一面，內有其飾演旦角之劇照及用此劇照爲圖案所發行之郵票，足見其在日本藝術界之盛名。是晚，林寬子還請了森喜朗眾議員及日本國立劇場理事長犬丸直，森議員身材高大，氣度軒昂，犬丸直能操英語，有風度而無商人氣息。十日上午參觀明治神宮，下午則由辦事處羅先生陪往櫻美林學院。該校創始於一九六六年，分文學院及經濟學院。文學院內有英語、英美文學系及中國語，中國文學系，文學院長爲大野一男。中國文學科長爲石川忠久，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兼英語系教授則爲高橋源久。我到該校時，由石川科長接至其辦公室，晤高橋教授，石氏能說中文，高橋則能操英語，二人率兩系學生百餘人來聽講中國國劇，由高橋主持，彼用日文致介紹辭，我用中文演講，時間關係，不作逐字翻譯，中文由石川轉述給學生，我有時插入英語，則由高橋轉述。學生似能領略大意。我於講辭中略述中國國劇歷史，故事之分類，角色之不同，以及行動之抽象表現。後者我小做示範，並講解每種行頭之特色，最後還放映介紹國劇之錄影帶以及韓玉娘全劇之幻燈片。學生們都很感興趣一下課後很多女生都來試穿衫、裙，並戴鳳冠攝影留念。